

# 現代短劇譯叢

愛理思·史密斯編  
焦菊隱譯



Alice M. Smith  
焦菊隱譯

現  
代  
短  
劇  
譯  
叢

## 譯序

這一集中所收的短劇，共有十二篇，其選擇係依一九二五年再版的 *Short Plays by Representative Authors*，edited by Alice M. Smith。該書係近代讀者叢書之一。共有短劇十二篇，係

- 一、鎔石田“*The Irraun Farm*”
- 二、愉快愉快的杜鵑“*The Merry Merry Cuckoo*”
- 三、鎖着的箱子“*The Locked Chest*”
- 四、郵局“*The Post Office*”
- 五、煮扁豆時過去的六個人“*Six Who Pass When Lentils Boil*”
- 六、銀裏子“*The Silver Lining*”
- 七、我倆“*By Ourselves*”

八、夢境中的騎者“The Rider of Dreams”, by Ridgely Torrence

九、傳佈消息“Spreading The News”, by Lady Gregory

十、天鵝哀歌“The Swan Song”

十一、受困的人“The Man On the Kerb”

十二、雲蔽的星“The Shadowed Star”

本集中所收的，卻莫有傳佈消息（已由沈雁冰君譯出，名市虎，收入東方文庫）與夢境中的騎者（見燕大週刊）二篇，而加入了另外的兩篇：

一、大衛大人戴了一頂王冠“Sir David Wears a Crown” 因為這一篇是煮扁豆

篇的續編，故事相連，故將其從“Fifty-One-Act Plays of 1922, America” (edited by Shay) 中譯出；

二、湯波生的幸運“Thompson's Luck”，亦從前書中譯出。

中國戲劇界創作的缺乏，實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為自來莫有過正統的戲劇，在這所謂 Renaissance 的時節，一切戲劇的文學與藝術，都待起手創造。可是在創造一國文學作品之前，勢必有國外文學作品之輸入與影響！這在各國文學史上都可很清楚地看出的。這是我們有介紹國外劇本之必要的。原這一集中所介紹的，雖然都是些短小的作品，然而也未始不可幫助着讀者探涉更巨更重要的作品呢。

鑽石田一篇裏，充滿了一種強健的個性與人格的空氣。讀者很可以在這缺乏強健個性的中國社會裏，見到了一位司甘底那維亞女英雄而自振起來。

愉快、愉快的杜鵑裏，示出威爾士的甜蜜的愛的生活，與愛偉大的力量。

鎖着的箱子是從阿美鄒尼亞 (Amazonia) 的傳說 (Sagas) 中取的材料。從這裏面，讀者可看出一個婦人的堅強的決心與意志。

郵政局能給讀者一種居於印度的深深的內地的一種神祕的精神上的美麗印象。

煮扁豆與大衛大人戴了一頂王冠給讀者一種幻想上的愉快。

銀裹子使你發笑。

我倆一篇深深地描寫了德國人的家庭生活，描寫物質的生活與精神的生活的衝突。

天鵝哀歌示給我們一個人爲藝術爲愉樂旁人犧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到了至終還是依然孤零的一身，讀之可淚下。

受困的人一篇，是這一集中我最喜歡的一篇。此篇是描寫英國社會的裏面，不光是英國社會，世界各國的社會何獨不然！人們品評一個人的身體，只看他穿得襤褸不襤褸，不管他有否材幹，人格是否清潔高尚。雖然他在家有大小幾口人餓着，卻莫有人幫忙，給他們麵包，還要在報紙上胡吹，說他們是幸福的人，真的，與其做這樣一個有名無實的英國人，何如去作一個什麼人也不加注意的哈歐荳綠的人呢？

在這一篇裏，作者用的字句都是極憤恨不平的。這個人因爲失掉了職業，去另找職業，幾乎莫有一個機會錯過過，可是只因爲穿得襤褸，便永遠也得不着位置。這是社會把他的麵包搶走了的！這是社會擠得他到街上到大街小巷去乞討的！這是社會使他住在冰冷的地窖中，莫有飯吃，莫有

衣穿的！可是，可是社會上的人不責備自己，幫助無產階級，反倒責備他，說他不長進，說他不應乞討；到處嚷教他滾開，到處被人家叱罵。這是誰的罪過？

一般資本家，就好像吮血的魔鬼。他們使一般勞工把血汗都擠出來作工，造成了成績，勞工還得自己去受困，資本家們卻坐享其成的從上邊分了肥。而且，當他們有錢時，他們有家庭，有快樂，有愛情，勞工的人們，便應該饑涎欲滴地看着他們，雖然是自己的愛人，自己的妻子，也得分開。整天的在工廠的小圓窗戶邊，遠望着大世界的快樂，只是爲了自己應得而得不着的麵包，把一切都犧牲了，把一切都剝奪了去！

因爲這一篇兩面的寫，一面寫受困的人的清潔的人格，意志，希望和痛苦，一面寫這冷酷的社會的無情，所以我最喜歡它。

雲蔽的星中，淡淡悽悽地描寫了苦人的生活。爲了生活，夫與子遠渡重洋，姑娘們到鋪子中去做工，遷居到異地，至終因病愁而死，這一篇與上篇同一寫無產階級苦人的悲痛，不過所寫的方法不同，空氣不同；前者是沈痛哀壯的，後者是悽惻悲婉的。一篇是英國社會，一篇是美國社會，這兩篇

很可稱爲列強社會裏面的寫照了。

湯波生的幸運一方面寫夫與妻間之不平的待遇，一方面深深雕刻出各畜人的本色與其結果，此與莫里哀 (Molière) 的慳吝人 (L'Avare) 所給讀者的印象相同。

\* \* \*

今年（一九二六）夏天，我漂流在北京，長夏無俚，除了讀書而外，逐日譯些短劇，不到一個月的功夫，把這一集譯完。自然，其間所用的功夫那麼少，而我的性情又是什麼事都要「迅速」，「因爲「迅速」是我平日的 discipline，不論作什麼事，都以愈快愈妙。」心又不細，所以譯得又生澀又有許多錯誤。後來便重新與原書校對一遍，改了不少的錯誤，其間一則因事情及課業太忙，二則間有小病，一直用了三個多月的功夫；然而其中的譯筆，依然是生硬異常，間多歐化的地方。

論到歐化的譯筆，我倒有一些意見。我以爲文學作品，如嚴格的講起，根本上就不能譯爲第二國文字，尤其是中國文字。因爲作風，文字的構造，與用字的輕重，很難找出相等的異國文字來。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文字，可以意譯，文學作品，如果退一步說要譯的話，就不能不直譯。因爲意譯便把原



作的作風精神一概喪盡，雖然直譯也一樣的喪失，究竟多少還能有一些痕跡。以外國的文字互譯，如英文譯爲法文，或法文譯爲德文，雖有困難處，究其語法相似，還不像與中文這樣迥異呢。所以，若將外國文學譯爲中文，給不會外國文的讀者看，就不能另造出一種稍稍歐化的句子來，以維持原作的風味。自然，讀者在初讀這種生澀的句子時，一定覺得費力，如果讀慣了，也就覺不出什麼了。這猶之講上海話的人初到北京感覺些困難，一到住了長久，便覺得很順口順耳了。所以我是主張譯文學作品須採用歐化的句子的人。可是，若談到戲劇，要搬到中國舞臺上來演的，我便極端主張改譯 (adaptation)。改譯於中國戲劇的前途實在是有絕大的幫助的。

無論如何，這集中一定還有不少不可恕的生澀處及誤譯處，我願在第一板印行後仔細再校一遍，讀者若有所發現，請不時通知我。

※

※

※

※

郵局一篇爲江紹原先生舊譯，登在太平洋；今得其允許加入。雲蔽的星是我的素珊替我譯的。我都應十分致謝。還有幫忙我的孟和表叔，紹裘學長（原稿是他和素珊於百忙中代我抄的。）及

允我刊行全書的雲五先生，我都應一一的致很深的謝忱。

焦菊隱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于北京燕京大學

## 目 錄

鎔石田	一
鎖着的箱子	八
我倆	一三九
受困的人	二〇七
天鵝哀歌	二三一
郵局	二四九
愉快的愉快的杜鵑	二九七
煮扁豆	三二一
大衛大人戴了一頂王冠	三八一
雲蔽的星	四三一

現代短劇譯叢

二

銀裏子……………四五三

湯波生的幸運……………四六二

# 鎔石田

## 人物

司威農基 鎔石田主人。

幽蓉 他的妻。

莉幽 他們的女兒。

安那 幽蓉的一個親戚。

捷克賓那 一個老婦人。

弗里達 一個小孩，十一歲。

鎔石田

愛斯蘭西古爾英生原著  
Henninge Krohn Schaucke  
英譯

現代短劇譯叢

雪爾威 地質學家。

幽安

殷德利狄

黑爾基

藍外格

碧父格

寶拉

一個牧童。

僕人。

地點 愛斯蘭。

時間 現在。

## 第一幕

〔田上。五隻屋翼，彼此相連着，但爲明析的屋間所分。屋頂蓋着雜草的灰泥，牆是土和石頭建的。儘左頭的牆沒有門，只有從地上起兩個窗戶，靠上一些有一個小些的窗戶。次一間有門通到聽差住室。第三間是個牛奶房與儲蓄室；第四間是個鎔冶室；第五間是個乾草棚。院中有個馬槽；左邊是一帶狹板籬。各門前堆着從九隻馬上剛卸下來的包綑：兩隻綠箱子，穀囊與家用品，木料，還有許多旁的物件。捷克賓那站着摸索一隻穀囊。黑爾基正在解綑貨的帶子。通鎔冶室的門開着。從外面可以看見安那在裏邊正鑄馬蹄釘。〕

〔這正是早飯前。〕

捷克賓那 「一半對她自己說。」這想必是咖啡。〔伸手去摸一隻箱子。〕我納悶，這裏幽  
裝的是什麼東西呢！我想裏面許有不少好東西。

黑爾基 那是一定的囉。

捷克賓那 我在這裏有十九年了，每次女主人從鎮裏回來，從來還沒有忘過給我帶些稱心的東西呢，——而且帶的東西也都不是些細小的，上帝祝福她！可是這上頭的油彩都教他們碰撒掉了。多麼丟臉！「坐在箱上伸手去摸弄油彩。」

「碧又格與藍外格從左方入，提着滿桶的牛乳，進場就把桶放下。」

藍外格 他們帶回家來的太少。我們在這一會子內還不致餓了的。他們在那兒啦？

黑爾基 他們在裏邊呢，正喝着咖啡。

碧又格 幽安醉了麼？

黑爾基 還沒有十分醉呢；他剛有一點兒高興。

牧童 你們已經擠完了牛奶了麼？

碧又格 你自己不會看麼？

牧童 嚇，「他的眼往木料堆上閃。他彎下腰去數木料的節瘤。」一，二，三——

「司威農基從聽差室入場。」



司威農基 女孩子們，你們看怎麼樣？很大一堆東西，是不是？

碧又格 我倒是這樣想！

司威農基 「向黑爾基。」你已着手解細帶了麼？好極了。嚇，他們也來了。

「幽安與般德利狄從房中出來。幽安有些醉了。」

幽安 我們的親愛主人在這兒站着呢。給你請日安，藍外格！日安！

碧又格與藍外格 日安，而且歡迎你回家！

司威農基 「大笑。」你爲什麼不把胳膊抱住她們接個吻呢？你害怕麼？

幽安 不，我幽安不害怕。

司威農基 你方纔喝牛奶什麼旁的東西也未吃呢。「跑進屋子去。」

「碧又格與藍外格把牛奶提進了蓄貨室去。」

捷克賓那 「站起來。」你們回家的道兒上，就沒理會見什麼特別的東西麼？

般德利狄 我倒不記得有什麼。